

她帮你变“原始人” 你帮她赚来财富



艾玲

如今的都市酒店由于竞争激烈,不仅在装饰上越来越追求奢华,更是围绕舒适绞尽脑汁大做文章。然而,一位叫艾玲的海归女孩却反其道而行之,她在海南岛的深山老林里开了一家“帐篷旅馆”,让时尚男女像几千年前的“野人”那样,自己下河捉鱼、种粟、挖野菜充饥。因新鲜刺激、野趣十足,一下就吸引了大批都市白领。有的大老板专程坐飞机赶来,甚至在营地常年包租帐篷请客户玩。这一创意,彻底改变了女孩的命运!

压力太大女白领进山散心

今年29岁的艾玲,出生在郑州市一个工人家庭。2002年从美国旧金山大学毕业后,她来到深圳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。半年后她和一位名叫李军的海南男孩好上了。

尽管同在一座城市同住一套房子,可减去睡眠时间,两人每天呈清醒状态呆在一起的时间只能用分钟来计算。有时,艾玲看见男友难得早回家,吃了晚饭刚想和他在一起聊天谈心,他却疲惫地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艾玲想休假,找点时间和男朋友在一起,老板却不准假。想辞职,却遭到男友的强烈反对。他说坚持到底才能赚够

钱,才能拥有快乐。艾玲觉得男友说的也有道理,只好打消了辞职的念头。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,最终改变了艾玲的想法。

那天,艾玲拿着自己熬了两个通宵做出的设计图,敲开了客户的门。这是一家很有实力的山地车生产商,没想到老板的审美水平却同一个小学生没什么区别。他对艾玲的设计极不满意。艾玲试图解释,现在的宣传没有用直白的话语来表示,这种产品突出的健身功能和“阳光生活”,不适合用妖艳媚俗的模特,但无论她怎么据理力争,那个客户都不满意。最后,他竟把样图摔到了艾玲脸上并怒吼:“我出钱,就得听我的!”艾玲气坏了,她一字一句

地告诉对方:“那你就去找别人好了!”

客户告到公司,艾玲又受到老板的训斥,满腹委屈的她尽管胸中燃烧着怒火却只能压抑自己,为此大病了一场。见她终日闷闷不乐,李军十分心疼,2004年3月,李军特意请假带她到海南老家散心。这是地处和平县南部的一个小山村,与绵延百里的五指山相连,风景如画,各种树木郁郁葱葱,空气清新而洁净,那山涧的小溪更是美得让人心醉。此情此景,艾玲突然想起深受小资追捧的法国电影《睡进森林看星星》。她突发奇想:何不在这里开一家“帐篷旅馆”,让那些和自己一样倍感压抑的白领来这里看星星,放松一下!

“帐篷旅馆”治好了都市人的病

听了艾玲的想法,李军也觉得很有创意。这里交通便利又靠近著名的风景区五指山,客源应该不成问题。此外,开一家“帐篷旅馆”花不了多少钱,投资风险很小。通过和当地人协商,他们很快就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租到了一片面积很大的露营地。

2004年6月,准备妥当的艾玲写了一篇名为《让我们住进山林数星星》的帖子,发在深圳网友、祈福BBS等南方白领聚集较多的网站论坛上。帖子写得既幽默风趣又充满童趣,再配上大山深处原始的美丽风景,仅仅一周时间,就有40多名网友预订了“房间”。

艾玲接待的第一批观光客中,印象最深的是张小姐。她二十七八岁的样子,穿着打扮十分时尚。经交谈得知,她是深圳一家期货公司的部门主管,虽然年薪数十万,她本

人还有令人羡慕的奥迪轿车,可是做期货生意同做股票一样,投资风险很大。随着国际市场上金属、石油等期货价格的起起落落,有时数亿元的资金短期内会迅速增值,令人欢欣鼓舞,有时仅几天的工夫,因某种“利空”消息的传出,又会导致财富大幅缩水。怎样才能有效规避投资风险,又能实现收益的最大化?这是她每天几乎连做梦都得思考并解决的问题。有一段时间,身心疲惫的张小姐一坐到电脑前看盘,都会觉得胸闷头疼,越到下午就越痛得厉害,还经常咳嗽甚至耳鸣。在办公室里面她有时会莫名其妙地烦恼,感觉浑身不舒服,做事无精打采,思维变得迟钝,越来越爱钻牛角尖。更令人不解的是,性格温和的她,甚至会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下级大光其火。“我这是怎么了?”有时连她自己也不明白。老总也注意到了这一点,就放张小姐两个月的假,让她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再回公司上班。

走进艾玲的露营地,张小姐觉得自己就像进了金庸小说中的“桃花岛”,顿感烦恼尽失,神清气爽。她索性关掉手机,同外界切断联系。然后,她同“驴友”们一起到山林里采蘑菇、挖野菜、摘野果,玩得不亦乐乎。

美丽的原始生活,让张小姐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感觉,住了一段时间后,身上诸多“病”都好了。

山中一夜胜过山外三年

除大批年轻人出于“减压”目的,到这里体验原始生活的野趣外,还有不少中年夫妻,在“帐篷旅馆”里重新找回了初恋时的激情。刘女士是上海一家外企的管理人员,标准

的白领丽人。丈夫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骨干,收入丰厚,有车有房。按说这样的婚姻是令人羡慕的。可是结婚仅仅3年,双方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,先是很少过夫妻生活,后来甚至到了要离婚的地步。

原来刘女士的丈夫因人事关系处理不当得罪了上司,对方经常借故整他,在单位不顺心,回到家里他便莫名其妙地发火,拍桌子、摔茶杯,吓得保姆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刘女士说虽然在公司里她也是个“小头目”,可毕竟工作压力很大,本以为回家可以感受到亲情温柔的包围、爱情甜蜜的感觉,可是丈夫不仅不体谅,反而把她当成了发泄坏情绪的“垃圾桶”。后来弄得她也变得多疑、敏感和烦躁,经医院检查才知道,自己竟得了“间歇性抑郁症”。

后来听朋友说海南有一家“帐篷旅馆”,住在那里就像走进森林里的童话屋,浪漫极了。她便带着好奇,约丈夫到这里小住。期望即将枯萎的婚姻出现转机。

那天,他们到一个很大的水塘边钓鱼,水塘四周全是疯长的野草,就连塘里的鱼都是野生的。仅仅十几分钟,刘女士的先生就兴奋地大叫:我钓到一条好大的鱼,快过来帮忙呀!她被他语句中的欢快情绪感染,愉快地跑去,扶着他的手,使劲,跟他一起摇着钓竿,慢慢跟这条大草鱼绕圈子……当这条鱼终于被拉上来的时候,夫妻俩都高兴极了,大笑着跌坐在荒草中抱成一团。那一刻,她发现先生的眼光火辣辣的,像初恋时一样。

那晚月色很美,窗外有虫儿低鸣,在温馨浪漫的小帐篷里,他们的激情又被重新点燃,度过了一个妙不可言的缠

绵之夜……

小小“帐篷”3年赚百万

“帐篷旅馆”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。一对来自北欧小国冰岛的洋夫妇说,因他们国家处在北极圈内,秋冬季很难见到太阳,所以特地跑到四季阳光灿烂的海南来度假。在“帐篷旅馆”的露营地,晚上仰望夜空,数天上的星星,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。一起唱唱歌,聊聊童年趣事,彼此的感情会在这个美妙的瞬间升华。

为突出“帐篷旅馆”的个性,艾玲围绕一个“野”字不断变出新花样,比如你可以像原始人那样生活。在月光下裸浴,自己种植植物蔬菜,甚至养蚕抽丝用古老的织布机织出粗布,自己亲手缝制衣服。总之,无需外界帮助,你完全可以在这深山老林中自给自足生活下来。

许多大老板为了过一把当“原始人”的瘾,会坐着飞机专程跑来。有的甚至在营地常年包租一些帐篷,供亲友和客户过来玩。很多人说,这比请人打高尔夫有趣多了。

有人担心,到了冬季“帐篷旅馆”会没有生意,艾玲说情况恰恰相反。因为海南一年四季都很温暖,每年冬天总有大批北方人到这里度假,直到来年春天才依依不舍地返乡。可以说,一年365天她的生意都红红火火。

截止到2007年11月,短短3年时间艾玲已赚了120多万元。把传统旅游业与现代网络相结合,让都市人感受原始生活的野趣及人与大自然的天然亲情,迎合白领们的另类需求,这是艾玲成功的关键。她的经历告诉我们,只要能在寻常中走出不寻常之路,也许下一个成功的,就会是你。于冰

老翁少妇忘年恋 儿女无情爱有情

付容,一个48岁的女人。2007年11月4日,记者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烧伤科见到她时,她的双手血肉模糊,眼睛也无法睁开,躺在病床上的她不停地用颤抖的声音恳求医生:“大夫,我老伴操劳了一辈子,你们可得想办法救救他啊……”

付容的老伴名叫辜正海,81岁。当年独自带着儿子在彭州经营茶馆生意的付容,与年长她30多岁的辜正海结成夫妇,开始了一段曲折而又凄凉的黄昏恋。后来,由于辜正海的儿女始终对她抱着敌视的态度,付容无奈与辜正海离婚。可离婚后,付容依然和辜正海生活在一起,无微不至照顾着老伴。11月1日凌晨5点多钟,辜正海所住的小屋里突发大火,为救出老伴,付容的面部、双手及臀部二、三度混合烧伤……

白发翁爱上茶馆老板娘

付容的家乡在四川省西充县。儿子任小军2岁时,她与丈夫离婚了,带着儿子来到彭州投奔姐姐。

1994年,付容在彭州二环路开起了一家茶馆。这年9月,付容连续几天高烧,她还是咬牙天天去开门营业。这天傍晚,付容给客人送水时,突然头晕目眩,差点摔倒,幸

好被一个男人扶住:“你没事吧?看你的脸色这样苍白,额头上全是虚汗。”

那个名叫辜正海的男人夺过付容手上的水壶说:“我来帮你。”说完,他果然提着水壶去给客人送水去了……此后几天,辜正海就天天来茶馆帮付容打理生意。

一天上午,辜正海一直没来茶馆。有人告诉付容,辜正海头天晚上昏倒在家里,被邻居发现后送入医院。下午,付容去了彭州中医院。“老辜,你现在怎么样?”来到病床前,付容俯下身去问道。辜正海吃力地睁开眼睛,灰暗的眼中突然有了亮光:“任大姐,你来看我,生意谁来照料啊?”他说着,伸出手来握住了付容的双手。

这一夜,付容辗转难眠。面对突然闯入生活的辜正海,她有些束手无策。

10多天后,辜正海康复了又来到茶馆。晚上,付容特意叫儿子去姨妈家吃饭,她和辜正海进行了一次谈话。辜正海是山西人,早年参加革命,离休前是彭州市一家粮站的站长。付容担心,一旦接受了辜正海,他们的这段“黄昏恋”将会被周围的人,特别是辜正海的儿女们误解成她是看上了辜正海的地位和钱财。

1995年初的一天,辜正海终于忍不住对付容说:“这么久,我对你到底是不是真心,你难道看不出来吗?”“你对我的好,我当然比谁都清楚,可我们身份和地位完全不同……”付容说道。听了这话,辜正海的脸上却露出了笑容:“你怕别人说你贪图我的钱

财?小容啊,我有什么钱财可以让你贪图的呢?我的养老金每月才400元钱,还比不上你开茶馆赚的钱……”

这年7月,36岁的付容和69岁的辜正海结婚了,辜正海的儿女没来参加他们的婚礼。新婚之夜,付容提出去外面租房居住,辜正海纳闷:“为什么要去租房?这是我的房子,你是我的妻子,住这里理所当然。”付容解释说:“正因为我现在成了你的妻子,所以要搬出去,我不能让人们说我嫁给你是图你的房子。”

半个月后,付容和辜正海搬出了粮店的住房,住进了彭州郊区一间狭小的出租房。

儿女百般刁难拆散他们

婚后的日子简单而幸福。然而,这种平静的生活并没能持续多久。

1996年3月的一天,付容刚到茶馆准备打扫卫生,儿子任小军突然哭着跑来说:“妈,我再也不回那个家,辜叔叔说要打死我!”付容大吃一惊,匆匆赶回家。刚进家门,就看见辜正海坐在沙发上老泪纵横地喃喃自语:“我的军功章,我这一辈子的心血啊,是我年轻时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挣下的,全被他偷出去卖了……”

1个多小时后,付容在彭州正东街一家游戏厅里找到了儿子。一番争吵后,任小军提出以后住校,付容满足了儿子的要求。任小军住校之后,他们的好生活好像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可付容发现,辜正海脸上的笑容却一天天减少了。

辜正海有三个女儿和两个

儿子,除二女儿辜雪梅在温江工作,其他几个儿女全在彭州,却一年多也不来看一看老人。

“老辜,明天是元旦,要不茶馆就停业一天,我做几个好菜,把孩子们全叫回来?”1996年最后一天的晚上,付容对辜正海说出了她的想法。辜正海同意了。第二天一早,付容就开始忙碌起来,做出了满满一桌好菜,可天快黑了也不见辜正海的儿女回来。

1997年5月的一天,付容上街买菜时,有个40多岁的女人拦住她骂道:“难怪你能把我家老爷子迷得神魂颠倒,原来是这样一个狐狸精……”女人骂够了,扔下一句话:“你别以为和老爷子结了婚,将来就能独吞老爷子的财产。告诉你,这个家还轮不上你说三道四,当心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。”看见那个女人扬长而去,有人告诉付容,她是辜正海的大女儿。

2001年夏天,辜正海有个战友80寿辰,邀请他和付容前去赴宴,辜正海的小女儿辜雪榕也去了,却没搭理辜正海夫妇。宴席上,辜正海愤怒地走到小女儿面前说:“你们的妈妈死得早,是我含辛茹苦把你几个兄妹拉扯成人,我现在找个老伴一起生活有什么错?”在众目睽睽之下,辜雪榕与父亲争执起来:“爸,你怎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?你多大,她多大?她不是看上了你的钱财是图什么?”

女儿口声声辱骂付容是“狐狸精”,辜正海气得浑身发抖,狠狠打了辜雪榕一个耳光。事后,辜正海被气得住

进医院,10多天里儿女们依然没去看他。

2003年7月,经过再三考虑,付容决定与辜正海离婚。7月29日,付容与辜正海协议离婚。辜正海执意要把他在粮站的房子一半产权让给付容,可被付容拒绝了。

火海中她抱起老伴往外冲

离婚后,辜正海每天早上还是会第一个走进付容的茶馆,晚上又最后离开。寒来暑往,这年冬天时,有一天辜正海没来茶馆。晚上,付容早早关上店门,匆匆赶到了辜正海所住的小区。

“老辜,我是小容,你在家吗?”在辜正海家门外,付容拍打了半晌也没人来开门。她正要离开,突然屋里传来了呻吟声。付容急忙叫来邻居,将辜正海家的房门撞开,只见辜正海浑身蜷缩着躺在地上。邻居拨打了120,随后将辜正海送往彭州市人民医院。付容给辜正海的儿女们打了电话。然而,4个多小时过去,辜正海被推出了急救室,他的儿女也没来。

病愈后,辜正海作出了一个决定:去世后的房产全部归付容,往后也一直跟着付容生活。辜正海瞒着付容去公证处作了公证,这才向付容提出了恳求。终于,付容被辜正海的恳求打动了。2004年1月,她又和辜正海生活在了一起。

2006年初,辜正海的二女儿辜雪梅被检查出患上肺癌,不久后就因病恶化而去世。得知二女儿的死讯,辜正海一头栽倒在地上,从此吃喝拉撒全在床上。付容寸步不离地服

侍他,经营了10多年的茶馆不得不转让给了别人。

2007年11月1日凌晨5点多钟,付容像往常一样来到辜正海床前,小心翼翼为他换上湿尿垫,并将尿垫架在火炉上烘烤。辜正海还熟睡着,付容准备再上床躺一会儿。可付容刚上床,就闻到了呛人的烟味。付容急忙跳下床,这才看见架在火炉上的尿垫被烧着了。付容冲到火炉旁一把抓起尿垫扔到地上,用脚猛踩,慌忙中又把辜正海的衣物撞落在地上。“轰”一声,火势迅速在屋子里蔓延开来。

付容一边吃力地抱起辜正海,一边大声呼救,邻居陈朝华听见后,顾不上披外衣就冲出家门,用力撞开付容和辜正海的房门,冲进屋去拉起付容就要往外跑。“朝华,我不能走,老辜还躺在地上……”付容挣脱陈朝华的手说道。“任大姐,你先出去,我去把辜大爷背出来!”

辜正海和付容很快被送往彭州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。经检查,辜正海的全身烧伤面积达80%,而付容也是二、三度混合烧伤,生命垂危。之后,他们被转院送往四川省人民医院烧伤科。11月4日,记者前往采访,躺在烧伤科13号病床上的辜正海依然无法说出话来,他的儿女们终于聚集在了老人身边。面对记者的询问,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:“不认识那个和父亲一起被烧伤的女人。”

(文中人物为化名;谢绝转载,上网) 李强 杨嘉利